



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去其州
 探曾江文夫甚日午後遊
 東山西山湖於西山見
 一小島云為私家所購種
 茶茶中一小屋為主人所設
 茶葉之所 曰京後倪北德
 草此圖

六月四日連記

一脉文心

书画中的陈乐民

陈乐民 著

资中筠 朱尚同 陈丰 等文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一脉文心

书画中的陈乐民

陈乐民 著

资中筠 朱尚同 陈丰 等文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脉文心：书画中的陈乐民/陈乐民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4

ISBN 978-7-108-03431-1

I. ①一… II. ①陈… III. ①陈乐民(1930 ~
2008) —回忆录②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③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K827 =7②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5491号

责任编辑 杨 乐

助理编辑 陈宵晗 刘易珈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封扉题字 刘 涛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4月北京第1版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毫米×1020毫米1/16 印张14

字 数 103千字 图162幅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9.00元

目次

编者的话	6
春蚕到死丝未尽 资中筠	11
画里画外的父亲 陈丰	48

艺海留踪

童年艺趣忆	73
人生行旅中的“中转站”	80
前贤可畏	90
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观后感	93
董其昌与南北宗	96
倪云林和余叔岩	99
诗中哲意	102
杜甫题书画诗	116
郑板桥论画竹	118
王羲之	119
董其昌	121
关于四山摩崖	124

《唐碑百选》见精神	126
关于“淡墨”	130
于右任楹联	132
一九九八年自作七律诗（读时文有感）	134
病亦有乐	135
日记摘抄：论诗画和文风	139

友人追忆

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 朱尚同	157
集中西“绅士”于一身 蔡鸿滨	171
一片潇湘落笔端 冯绍雷	180
岁岁年年满树花 赵梅	191
自得之趣 刘涛	202
条案之痛 阎连科	210
一身跨两代 雷颐	214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不在于它是否能与现代化挂钩，
而在于它内涵的精神力量和价值。

——陈乐民

编者的话

陈乐民先生（一九三〇～二〇〇八）属于这样一代人：出生于民国时期的旧式家庭，接受过传统的蒙学教育，长大后进入新式学堂，经历新思潮洗礼。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之时，他们刚好大学毕业，怀着对新中国的热情向往步入工作岗位，投身祖国建设。比起之前较早的一代，他们在青年时期的人生选择更紧密地与国家需要相连；比起“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他们又多了一份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惦念。

一九五三年起，他长期担任新中国的外交“公务员”；后又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二十年间写出《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欧洲文明的进程》、《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等多部专著，开创中国的“欧洲学”研究。在女儿眼里，他西化得很，法语地道，英语流利，可以不打底稿临时用法语发表长篇演讲；喜欢吃牛排、奶酪，爱喝红酒、咖啡，吃顿好西餐舒心得很，自称全“盘”西化。但同时，他又完全沁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看的是世界，想的是中国。满腹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精通京戏，爱听昆曲，唱起老生韵味十足；他最大的梦想或者说是幻想是哪辈子家中能有套二十四史。他用毛笔对抗数码时代，我们的电脑不断更新换代，他的桌面上则是永远的纸墨笔砚，始终一管毛笔，一面著书立说写欧洲，一面写字作画。他的书桌上经常是一摞原文欧洲文史哲，一摞线装古书。就连他的文风和眼光也是交替变换的。

这本小书，将更多展现出陈乐民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相浸的一面。陈先生并不是书画家，书画只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著书立说之余，他坚持用毛笔在陋室书巢中挥洒出一方书画天地，这些字画太过属于文人画的理想——“自娱”，以至于其中许多连家人也未尝见过，直到他过世整理遗物，大家才连连惊叹，他究竟是如何从读书、思考、写作、疗病的缝隙里挤出时间，留下如此多墨迹。我们从中遴选部分，并不单纯是从艺术角度（事实上，陈先生本人对他的这些字画并不满意，也绝没有想过要拿来出版），而是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向读者展现出一个人——他的人生际遇，他的志趣胸襟，他的思索与抗争，以及他对祖国和家人无言的挚爱，谨此表达我们对这位老人的追思与纪念。可以说，陈先生的心路历程在他那代知识分子里是有代表性的，从这些书斋字画中，我们看到一辈人正在远去的身影，但愿他们不是真的走远了。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0年3月





正在芳古园陋室中作画的陈乐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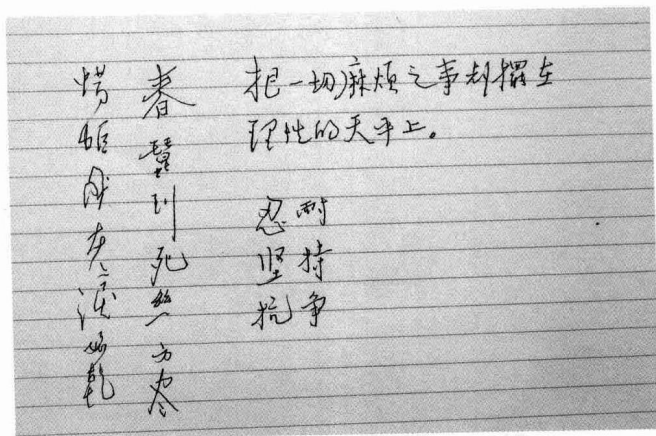
春蚕到死丝未尽

资中筠

这大半年来我一直在逃避。不少杂志报刊来约稿，似乎我最应该写些什么，但是我写不出来，也不愿去想。现在这本书画集要出版了，我不能再逃避，于自己，于编者，于读者，都应该有所交代。只是开过几个头，每一进入境界，就悲从中来，不能自己。

先从本文题目说起。乐民去后，我和女儿一同整理他的遗物、遗稿，发现竟有那么多未发表的文稿、笔记，还有那么多书画，大大小小随便卷起的宣纸算来起码有几百幅，外加扇面和几本织锦面的册页。书桌上随便放着一页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把一切麻烦之事都摆在理性的天平上，忍耐、坚持、抗争。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回不是毛笔而是圆珠笔写的，而且显然笔已经拿不稳了。这是他最后进医院之前留下的字迹，那时他已经身心衰竭，大约自己有所预感，所以写下这几行字，代表最后的自勉。我脑中突然冒出来：蜡炬已成灰，春蚕丝未尽！作为“未亡人”，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将这些未尽之丝留存人间，不让它灰飞烟灭。

他自己未及看到的遗著首先是《对话欧洲》，他看到了校样，却来不及见到成书。下一本是《启蒙札记》，以过去近两年来连续在《万象》上发表的系列文章为主，连同其同一题材的文字集结出书。还有一本他自己初步整理的随笔，自题为“碎石集”，也在进一步归纳、编辑，可出一文集。另外那几十本读书笔记，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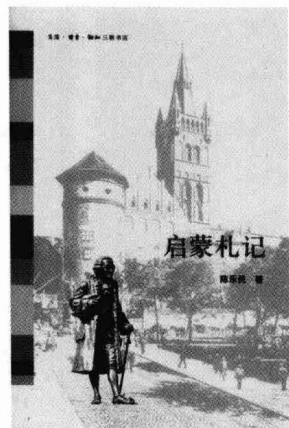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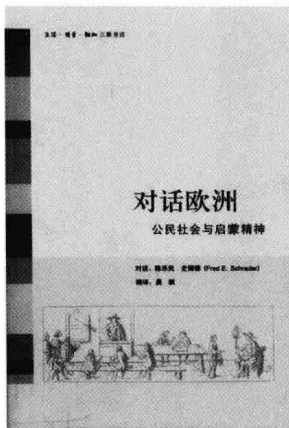


最后的字

所已“立项”，由几位生前同事先仔细阅读一遍，以便决定是否或如何整理成可供发表的作品。

乐民的习惯是，凡读书有所得，就随手记下，起初并不想到发表。第一本《书巢漫笔》是在一位青年学者帮他整理文件时发现后建议下才集结出版的。此后学者随笔散文蔚然成风，“需求”日盛，他也就经常在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到一定时候集结成册，陆续出版了几本集子。不过他的读书笔记还是远超过已经发表的。他留下的几十本笔记本大小、规格不一，每本分类却很清楚，如“康德”、“莱布尼茨”、“黑格尔”、“伏尔泰”、“老子”……里面密密麻麻一段一段地抄录原文，有中文、有外文，段后有“乐民识”就是自己的评论和心得。其中少部分已纳入文章著作，而大部分只是素材，是准备日后写作的基础。其实这是老派学者的传统，先有给自己看的、或不知道做什么“用”的笔记，然后才考虑发表给别人看。曾在《文汇报》见到一篇关于钱基博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以其读书笔记为基础的，并留有大量待整理的笔记，惜全部毁于“文革”，我就想起乐民是承续了这一传统。这里只是讲这种读书写作的方式，当然不敢与先贤相比拟。他始终坚持那一代读书人的传统，可以当“厚积薄发”而无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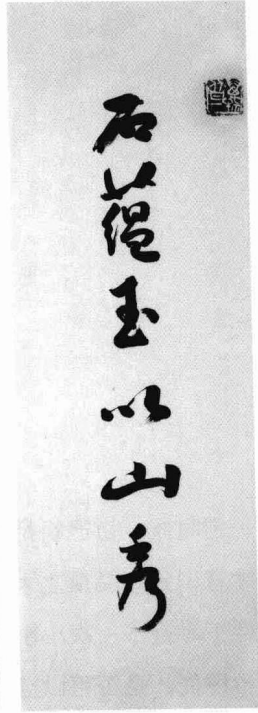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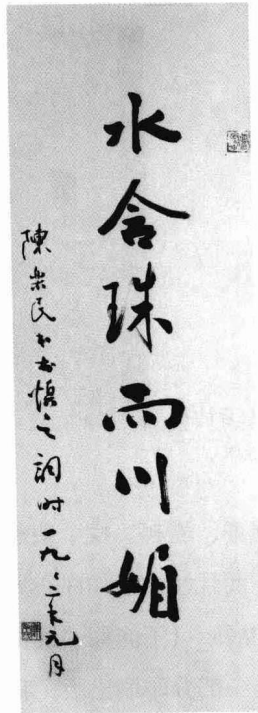
至于书画，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发表，甚至很少示人，纯粹是自己的寄托。堆到



最后的书

一定时候，自己粗粗整理、卷起，找个架子存放。以至于我直到他去后仔细展阅，才意识到作品量之大，而且倾注了如许心力，包含多少深意。于是在家里有限的条件下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展示（不能称“展览”），主要请“三联”的朋友们来做一番评估，是否可以选出一部分印刷出版。我认为，如果要做这件事，非“三联”莫属。因为乐民不是专业书画家，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名气，如果不是与其人、其情、其学、其“气”联系起来，就意义不大了。而“三联”的传统具备这种综合的文化底蕴，还有与我们有多年交往的几位资深编辑能对此人、此事有足够的理解。果然，他们来看了之后，不用我多说，对于应该做、如何做，很快达成共识。事后，出版社的领导立即做出决定列入计划，立即井然有序地着手进行起来。这一切都令我感动——为乐民身后未尽之丝，也为出版界延续未断的文脉。

选入本集的只是大量卷帙中的一小部分。就入选的比例而言，画可能是三分之一，而字大约只占总量的七八分之一。我们这一代人的沉浮、哀乐，包括闲情，都离不开政治大背景。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钢琴与政治”，是说我少习钢琴，到“革命”的年代放弃了几十年，改革开放以后，环境开始宽松，又恢复弹琴。乐民的写字作画大体上也如此。始于少年、中断于那“革命”年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再捡起。不过书法与弹钢琴不同，并未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情调，大约与革命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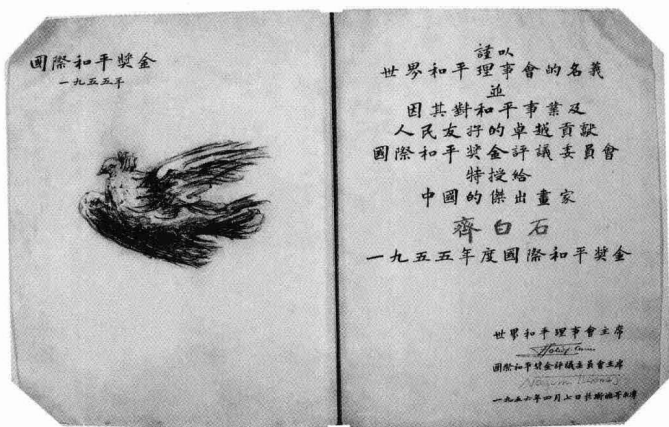
万流失倚依
百代仰宗师
陈乐民代李慎之书敬钱锺书挽联

石蕴玉以山秀
水含珠而川媚
陈乐民书李慎之词，时一九九二年元月
铃印：万物皆一、云无心以出岫、陈乐民

袖喜好书法有关。“字写得好”总算是一长处，有时还有一定的用处，例如被叫去写一些宣传标语、丧事的挽联、花圈飘带之类。我曾以《祢衡骂曹》中的戏词揶揄他：“苟彘、苟攸，可使吊丧问奠。”他就接过来常以此自嘲。这种红白之事他直到八十年代还为慎之先生做过。一次是一位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荣休，所在的大学为他举办一次隆重的会议，请老李参加。老李无以相赠，决定送一幅字，词是他自拟的，但他与我有同一遗憾，就是自认为毛笔字拿不出手，于是让乐民写，而且以他特有的坦率说，这回你得做无名英雄，我不会告诉美国人是写的。另一回是一九九二年钱锺书先生报病危，老李准备好一副挽联，让乐民写。但是后来钱先生



石蕴玉以山秀
甲戌（一九九四）盛暑写意
钤印：大盈若冲、陈乐民印



陈乐民书写的齐白石
“国际和平奖金”证书

出现转机，拜现代医学之力，又延续了几年寿命。待钱先生去世，已时过境迁，老李没有再提起这副挽联。经由老李后人提供，得以收入本集，即“万流失依倚，百代仰宗师”。至于“石蕴玉以山秀，水含珠而川媚”这对条幅题的是“书李慎之词”，从何而来，已无法考证。乐民大概比较喜欢这两句词，写过不止一幅，并以词意作画。

他还有一桩“光荣”事迹：一九五五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齐白石“国际和平奖金”，那奖状上面的中文文字是他写的，当然是奉命之作。说明当时他的字在本单位已经得到公认。本书责编杨乐女士居然找到了这一奖状的影印件，令人惊喜。奖状另一边就是著名的毕加索的和平鸽。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在维也纳时，大约因当时的领导氓公（李一氓）的喜好，竟备有文房四宝。乐民间或写写毛笔字，有时给领导写汇报也用毛笔。他还用毛笔写过他喜欢的鲍照的诗句：“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这使我隐约感到他有些怀才不遇之意，当然在那个年代这种思想是不能公开表达的。最近他的老同学、挚友蔡鸿滨君给我的信中提到他们中学毕业时，乐民赠他两句诗，正巧就是这两句，可见他自少年即对这两句情有独钟，也算得上是“少怀大志”。还记得在维也纳时他用墨笔画过一幅松树，自己很不满意，题字曰：“此树以画柳之笔画